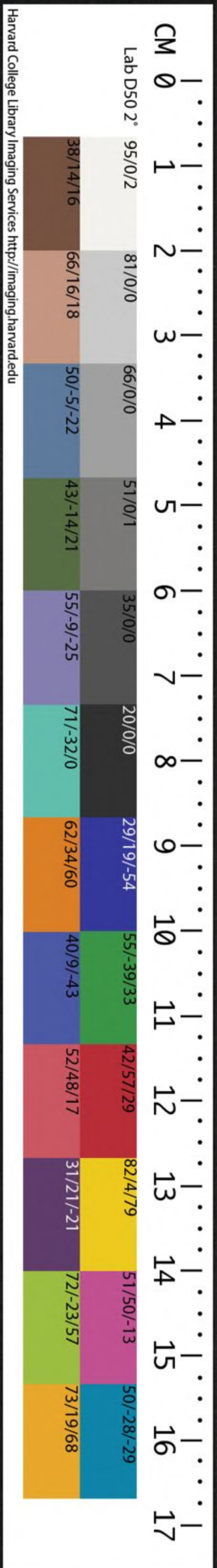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7 1940

2520/4486 B

20





尚史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列傳三十二

秦諸臣傳卷三十二

李斯

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

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

人犬之憂于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

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

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于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

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

尚史

秦諸臣傳卷三十二

尚史

秦諸臣傳卷三十二

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諾莫大于卑賤而悲莫甚于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于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益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

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劔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于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平豹公孫支于晉此五者不產于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

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疆惠王用張儀之計
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
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
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疆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
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于秦哉向
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
疆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
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
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
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

良馱馱不實外廡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
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
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佳冶
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
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素隱昭異國之樂

作韶

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
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
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
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
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

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
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
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
不敢西向裏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
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
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
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
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
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
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

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
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
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常久者非所
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
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
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
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
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
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
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

治史
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
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
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
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
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
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
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
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
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
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

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
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
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邱病甚令趙高為
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
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
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
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輜輳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
宦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
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
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

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于人制人與見制于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

時乎問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于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

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于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于心而詘于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間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

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于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為邱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于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

不奉令于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
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
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
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
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
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
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于上郡
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
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
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

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
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于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
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
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
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
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
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
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邱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
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
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

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于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于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慘死咸陽市十公主斫死于杜財物入于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

名以立于世臣請從死願葬鄜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于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于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于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鋤雖監門之養不穀于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

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肢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
死于外葬于會稽臣虜之勞不烈于此矣然則夫所貴于有天
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
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
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于有天下也夫所謂賢
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
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
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畧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
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
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

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
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
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于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
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
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于天
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
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
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
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
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

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為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

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隋蹙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于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于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于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于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

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
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
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
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
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
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
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
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
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
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于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

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
積于市殺人衆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
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
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
朕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
則見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
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
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
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于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
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

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
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備也欲見無間
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間語君于是趙高待二世方
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
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
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邱
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
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
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
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

外權重于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
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抵優俳
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
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于陛下擅利擅害與陛
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期
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于國私家之富與公家
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于庭即殺
簡公于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及
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齊也兼行田常子
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

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于理貪欲而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于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耶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圜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

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于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于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于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于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于朝也于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

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
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
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
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
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
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
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
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
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
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

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
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
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
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
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
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
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
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
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
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

無大小輒決于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于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婿咸陽令閭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二高自知天弗與羣

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史記

論曰始皇之崩也賜長子書書及璽皆在趙高所變易太子權實在高然不與丞相謀恐事不成是持衡而鎮者半亦在斯當斯時也讜言嚴拒守之以死亟走咸陽立太子顯誅謀亂者雖百高無如斯何計不出此而腰斬咸陽適蔽厥辜爾

白起

秦諸臣傳卷三十二

其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起為左更攻韓魏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鄢東走徙陳秦以鄢為南郡起遷為武安君起因取楚定巫黔中郡三十四年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于河中四十二年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

萬四十四年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豹平原君勝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于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蘭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

其陣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起為上將軍而王齧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氣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

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齧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蘓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

尚史
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趙亡
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
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邱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
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
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
功也于是應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
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起聞之由
是與應侯有隙史記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起曰不可王曰
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
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于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

起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
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以靡其財趙人之
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
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
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
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
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
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起起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起
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
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

尚史
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于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死于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人當作君韋以大發軍人數倍于趙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雖稱王命故云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况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起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于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

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

時韓僖侯立三年故稱孤

不欲先用其

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利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于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甲兵以益其強增城濬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于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于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于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

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
行應侯慙而退以言于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
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
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起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
之怒因見起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
之願將加重于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起頓首曰臣知行雖無
功得免于罪雖不行無罪不免于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
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
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
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于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

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

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

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策國

武安雖于長平之役憤其中輟堅不應命然其論楚趙之形于

勝負之數深得事理之實非如策士飾辭虛設以恫疑也

是免起為士伍遷之陰密起病未能行居三月楚春申君及魏

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

遣起不得留咸陽中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昭玉與

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

使者賜之劍自裁起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

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阮之

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史記

王翦

王賁 王離 李信附

王翦者東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闕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為賊于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荆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于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將

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于頻陽李信攻平輿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弃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

尚史
將軍計耳于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萬畝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于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

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于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史記

蒙恬

附 蒙毅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臯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于是渡河據陽山透蛇而北暴師于外

十餘年居上郡是時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于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邱崩秘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

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之
又怨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
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
恬死扶蘇已死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
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恬趙高恐
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
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
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
而繫毅于代前已囚恬于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
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

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
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
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
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
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
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
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
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
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
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

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大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不明以是籍于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于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于子孫積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

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觀于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

也祭于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于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于上也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史記論曰樂武安者穰侯也范雎羈旅扼冉吭而奪之若起者可以去矣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起也惡足以知此哉始皇親信唯蒙氏恬主外毅主內事宜無不關白者乃毅出使而始皇崩若假斯高緣隙為亂謂非天乎

堆琴

堆琴者秦人為中期中事武王武王與堆琴爭論不勝王大怒堆琴徐行而去或為堆琴說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不罪昭王時王嘗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並魏人孰與孟嘗芒卯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堆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圍趙于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

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
桓子肘足接于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
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乃方其用肘
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策秦

頓弱 茅蕉

頓弱者秦人也當秦王政時王欲見弱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
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王許之于是弱曰天下有有
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
者王知之乎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鉞挂耨之勢
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

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
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
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王悖然而怒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
于山東而掩于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
與弱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胃腹王資臣萬金而游聽之
韓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王曰寡人
之國貧恐不能給也弱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橫成則
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雖有萬金弗得私
也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
牧齊入朝四國畢從頓弱之說也策國茅蕉者齊客也秦王政九

年太后與嫪毐亂事覺夷毒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遂遷太后于雍明年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

陽復居甘泉宮

史說苑始皇太后不謹幸郎嫪毐以為長信侯記生兩子毒專國事益驕與左右貴臣博飲酒

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皇帝之假父窶人子何敢與我亢所與鬪者走白皇帝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皇帝乃取毒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太后遷之蕢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耶茅焦曰然使者還白皇帝曰走往告之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

則死矣君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人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蕢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于諫士有桀紂之治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向秦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手接之曰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上卿立駕自迎太后歸于咸陽太后大喜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使妾母子復會者茅君之力也。按嫪毐事在秦并天下前十六年說苑稱皇帝又曰恐天下無向秦者自舛謬然其文佳故具錄之

伯樂

九方臯附

伯樂善相馬穆公嘗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馬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躒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

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得之矣在沙邱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

列子

醫緩

醫和

醫緩者秦人也當桓公時晉景公疾病求醫于我公使緩為之

未至景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馬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緩至曰疾不可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景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醫和者亦秦人也當景公時晉平公有疾求醫于我公使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非由鬼神飲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平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言由遲而速由本而末以成中聲中聲成而罷退五降而樂遂息于是有煩手淫聲惱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

也非以惱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

雨而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

黃聲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過則生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

四時序為五節五行之節過則為蓄陰淫寒疾寒過則為冷陽淫熱疾熱過

則喘風淫末疾末四支風為緩急雨淫腹疾濕過為洩注晦淫惑疾晦夜也過寢則

心惑明淫心疾明書也慮過則心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

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言陽淫則生內熱之疾晦淫則生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

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武武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

晉國于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

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蓄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

于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

也武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于文皿蟲為蠱穀之

飛亦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

物也武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左傳

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于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

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

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

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

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

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于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于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于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史記

秦諸公子傳 公子弘 小子慙 公子繫

公子弘穆公子康公母弟也小子慙亦穆公子穆公二十八年

僖二十八年

慙帥師及晉宋齊師敗楚師于城濮明年慙會盟于翟

泉左傳公子繫字子顯亦羣公子為大夫事穆公晉之殺奚齊卓

子也請君子秦公告百里視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為朝夕之急百里視曰君使繫也繫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否君其使之乃使繫弔重耳于翟重耳出見辭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繫退弔夷吾于梁夷吾出見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于繫且入河外列城五繫反致命于公公曰吾與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于利也繫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于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乃先置

夷吾是為惠公國語及戰于韓獲惠公大夫請以入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不可許晉平惠公卒使繫納重耳繫及晉大夫

盟于郇左傳

公子鍼

公子鍼字伯車又曰后子桓公子景公母弟也景公二十九年

襄二十五年秦晉為成自韓之戰二晉韓起來涖盟鍼如晉涖盟明

年鍼再如晉脩成初鍼有寵于桓公如二君子于景公至景公三

十六年昭元年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數其罪而加戮也夏五月鍼奔晉其

車千乘鍼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一舍八乘雍絳相去千里

用車八歸取酬幣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齎其終事八反每十里

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 晉女叔齊問曰

子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

見楚辭注秦伯有鬻犬鍼欲請之秦伯不肯與鍼齊告晉侯曰

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鍼見趙武武曰吾子其曷歸

對曰鍼懼選于寡君是以此將待嗣君武曰秦君何如對曰

無道武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于天地有與

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武曰天乎對曰有焉武曰其幾何對

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武視蔭曰

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鍼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

而愒日其與幾何是年冬楚弑郟敖公子干亦奔晉晉使鍼與

子于齒

以年齒為高下而坐

鍼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

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

鍼先來欲自同于晉臣為主

史佚有

言曰非羈何忌

忌敬也言不敬羈客當誰敬哉託謙辭欲以自別

左傳鍼卒反國或卒于

晉傳不載

論曰魯論曰不貳過不謂其知之難謂改之難也鍼以車多懼

選違離本邦痛自降損旅復聽諸天可已乃千乘八反幣酬所

適詡其富乎得罪有由矣張其侈乎自知其尤矣昭罪蹈尤誠

胡取乎辛伯有言曰匹嫡耦國亂之本也然則誰實致之又可

慨夫

公子他

高陵君

昭王九年魏齊韓攻秦之函谷

公子他者

他一作池

秦公子也

系未詳

昭王九年魏齊韓攻秦之函谷

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

大費也免于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他而

問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

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

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

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

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他以三城講

于三國三國之兵乃退昭王同母弟有高陵君涇陽君

名並涇未詳

陽君嘗質于齊魏冉專政時高陵涇陽並擅國事及范雎說昭

尚史

秦諸臣傳卷三十二

三

王昭王懼乃出高陵走涇陽于關外

策國

公子扶蘇 公子將閻

公子扶蘇者始皇長子也始皇三十五年以諸生為妖言亂黔首阬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人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于上郡三十七年始皇出游至平原津而病乃為璽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發趙高與丞相斯詐立胡亥更為書賜扶蘇死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

安知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公子將閻蓋亦始皇子也二世即位行誅大臣及諸公子六公子戮死于杜公子將閻昆弟三人囚于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閻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閻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拔劍自殺

史記

無罪冤同恭世子而其聲悲矣

論曰秦夫人傳魯姬子必穆姬蓋不於秦毒彩天不思共也

魯姬子寧公妾出子之母也史記穆姬穆公夫人晉太子申生姊

伯姬也晉獻公卒秦納惠公于晉穆姬屬賈君獻公次妃且曰盡納

羣公子惠公入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及戰

于韓秦獲惠公穆姬聞惠公將至以天子瑩子弘與女簡璧登

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經逆免音問喪服也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

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

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而許晉平左傳

宣太后昭惠文后武華陽太后夏太后莊襄后附

宣太后楚女故號芊八子昭王之母也昭王即位芊八子號為

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薨秦本紀昭

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按此是惠文后後武王而死矣穰侯傳又云昭王即位誅季君

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季君即庶長壯武王后武王之妻非武王之母惠文后也紀或緣此而誤而存二說誤昭王

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史記昭王二十一年昭王欲為成陽

君韓人求相韓魏韓魏弗聽宣太后為魏冉謂昭王曰成陽君以

王之故窮而居于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

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也且收成陽君

失韓魏之道也宣太后愛魏醜夫四十二年太后病將死出令

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庸芮秦人為醜夫說太后曰死者有知

乎太后曰無知也曰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何為空以生所愛葬于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國策

華陽太后安國君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無子夏姬生子楚

質于趙華陽夫人內呂不韋說請子楚于趙而子之安國君立

是為孝文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國策請子楚時子楚為太子孝

文王薨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

母夏姬為夏太后始皇七年夏太后薨先是華陽太后與孝文

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

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史記又曰帝太

也絕好而善舞呂不韋取與居知有身子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

之因起為壽請之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鈞奇乃遂

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子

楚亡歸秦趙欲殺夫人及子政夫人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

竟得活子楚為太子趙奉夫人及子政歸秦子楚立為王夫人

為王后子政立尊為太后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

秦王益壯太后淫不止不韋恐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

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

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

不韋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

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

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

甚厚事皆決于嫪毐嫪毐家童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

千餘人秦王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

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于是秦王下吏治具

得情實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遂遷太后于雍諸

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十年齊人茅焦說秦王王乃迎

太后于雍復居甘泉宮十九年太后薨謚為帝太后與莊襄王

會葬

蒞陽

尚史

秦諸臣傳卷三十二

論曰華陽子子楚遂基帝業不韋固鈞奇亦以天假之乎趙姬
事策無之豈國諱墻茨而然耶史遷必有所本然穢私冥行不
以無徵而實之僅附見焉

秦列女傳 百里奚妻

澣婦百里奚之故妻也百里奚為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
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
時烹伏雌炊糜廩今日富貴忘我為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
五羊皮臨當別時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為其三曰百里奚百
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以瓦覆以柴春黃梁搯伏雌西入秦五
穀皮今日富貴捐我為問之乃其故妻還為夫婦

風俗今本通無

尚史

列傳三十三

襄平李錯鐵君甫纂

孔子列傳

孔子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成王命微子啟國于宋微子卒其弟曰仲
思名衍嗣微子後號微仲生宋公稽宋公生丁公申申生潘公
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
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以
孔為氏一曰孔父生時所賜號也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
夷畢夷生防叔避華氏之旤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

尚史

孔子列傳卷三十三

一

紇紇取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字伯尼儀禮疏孔子孟

皮有足疾乃婚于顏氏家史記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家語紇

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

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

妻二女莫對徵在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

妻之○按此文明甚而史遷何本乃有野合之文索隱以紇老

顏少不合于禮以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孔子生

釋野合亦強解耳

之生諸說各異年不同者公羊穀梁作襄公二十一年史記作

二十二年拾遺記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是亦當襄公之二

十二年也月不同者公羊作十有一月穀梁作十月按公穀去

孔子近說必有本賈逵注襄公二十一年經云此年孔子生服

虔注昭公二十四年經云時仲尼年三十五是皆以為二十一

年生也年之從公穀無疑矣月有可疑者以十有一月無庚子

庚子在十月之二十一日是穀梁之說為無誤故斷之以十月

也杜預主史記非是司馬貞主公穀而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

年以遷就公穀之異亦非是今斷孔子之生在夏正己酉年之

八月二十一日也○近庸若朱氏曰當在十有二月二十二日

以商任之會下書孔子生知必逾月也其十有一月者必十有

二月之訛說亦可從宋羅泌初亦主是說而後復主孔氏之譜

因禱尼丘之山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史記生而首上圩頂故

名丘索隱注言頂上窾

也孔子頂如反字反字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白虎

通孔子反字是謂尼甫丘德澤所興藏元通流論衡孔子反羽

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史記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孔安國

曰陬叔梁紇所治邑于寶三日紀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

空寶俗名女陵山新論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于防

顏徵感黑帝而生孔子家史記語葬于

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索隱注不

的知父墳非謂不知其營地也梁紇老死徵在少寡益以為嫌

不從送葬故不知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史記十九

墳處非諱之也

歲娶于宋之拜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昭公以鯉賜

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字伯魚家語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

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史記孔子少孤母死不知其

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

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

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

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

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

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

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

墓殯于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

于陬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史記作輓父之母正義注慎謂以緋引棺論衡孔子生不

知其父其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也

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于是封之

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

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家語孔子

有母喪既練陽貨弔焉私于孔子曰季氏將饗士子聞諸孔子曰丘弗聞也聞之雖在衰經亦欲與往陽貨曰季氏饗士不及

子也陽貨出曾點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已則衰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按史記作孔子要經而往陽貨絀之而退竟為實

事誤又要經一作要經猶帶經也劉氏云嗜學之意亦誤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

日而成笙歌禮記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敝器焉問于守廟者

曰此為何器對曰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

敬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

則覆孔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

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

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

道也荀家語同文子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孔子學琴于師襄子

襄子曰子于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

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

益矣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孔子繆然思焉有所罍然高望

而遠眺曰丘殆得其為人矣近黜而黑頽然長曠如望羊奄有

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子聖人也

其傳曰文王操史以學琴次擊磬于衛之下蓋聯類而然也韓

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仲孫何忌仲孫說

有慙慙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並僖子受孟僖子之命學禮于孔子孔子謂仲孫說曰吾聞老

聃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仲孫說曰謹受

命乃言于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臧孫紇

有言曰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必有達者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

矣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制君盍以乘資之臣請

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仲孫說與俱至

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歷郊社考明堂察廟朝于是喟然

歎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家語萇弘語劉文公

劉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修

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史記孔子長九尺有

而異之春秋黃圖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

望之如昂如斗緯書有四十二表之異列子孔子之勁能拓國

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淮南子孔子之通智過于萇弘勇服于

孟賁足躡郊克力招城關能亦多矣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

行教道以成素王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

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

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

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孔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

所以盛也又曰孔子觀周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
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
多言多敗無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
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焔焔不滅災
炎若何涓涓不塞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
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
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
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
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
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海雖
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
斯文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史記于適
孔子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于陳蔡之間由是反
魯又謂孔子年十七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師孔子以昭
公二十四年事繫諸七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
年之下並舛誤今正之

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于魯魯小弱附楚則晉怒附

晉則楚來伐不備于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孔子蓋三

十一矣史作三十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

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

舉五殺爵之大夫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

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六史記作三十五季孫意如與邠昭伯以

鬪雞故得罪昭公公率師擊意如意如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

攻公公師敗奔于齊齊處公于鄆史記作乾侯魯亂孔子適齊

史記呂氏春秋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于是受養
世家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
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
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孔叢子季
桓子以粟千鍾餼孔子孔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頡門人之無
者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

季孫之意乎子曰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于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齊景公讓登孔子降一

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

也而降階以遠自絕于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曰君惠

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

若義何孔叢史記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景公問政孔子孔

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當此之時陳恒制齊故以此對景公曰善哉信如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

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史記世家景公致廩丘以為養

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

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說晏子仲

死尼見景

公景公說之欲封之爾稽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自大賢之滅

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今

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

節以觀衆傳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以補民兼壽不能殫其

教當年不能究其禮今欲封之以侈齊國之俗非所以導衆存

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禮而留其敬不問其道孔子迺行又曰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何謂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鞠

語者也明于禮樂審于服喪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

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說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繁登降

之禮制規矩之節以教民以為煩人留日故制禮不羨于便事

非不知揚于戚鐘鼓以勸衆以為費財留工故制樂不羨于和

民非不知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知無補死者而

-5 235 35 915" data-label="Text">

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三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

流故三邪得行于世公曷為不察而色說之墨子畧同史記景

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子阻之說亦同且曰齊大夫欲害孔

子○按諸說謬悠殊甚墨子無論已晏子當時賢者與孔子

相友善寧有是耶廩丘之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三史記作魯

祿孔子自辭說為近之

昭公薨于乾侯定公即位季孫斯嬖臣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

虎

虎執懷季孫斯怒陽虎因囚斯與盟而驛之陽虎由此輕季氏
 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于
 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
 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陽虎為亂陽虎
 不勝奔于齊公山不狃以費畔史記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按以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故每少一歲至上文云孔子年四十二昭公卒是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九年當是五十一而云五十是又少一歲矣且陽虎奔齊即八年事作九年亦誤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史記此上有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之文桓譚以為誣是也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寇史記家語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寇

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
 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
 之諸侯則焉定公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
 下可乎于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得所生
 之宜李氏墓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謂季桓子曰
 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
 民史記亦曰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符子魯侯欲以
 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議之謂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為司
 徒而授以政將欲謀諸三子左丘明曰孔丘其聖人與夫聖人
 佐政過者離位焉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
 左丘明曰周人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具少牢之珍而
 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呼藏于深林
 之中何者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謀之亦
 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于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子為
 司徒○按司徒司馬司空者三卿也司寇實大夫不得與三卿
 並且諸說無為司徒司空事左傳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
 墓而家語以為司空時蓋史踵家語之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
 妄而誤而符子司徒之說為尤誤也

有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

不妄韓詩荀子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

告孔子歎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

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

故也慢令謹誅賊也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

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

事言先教也韓詩外傳家語畧同家語孔子為司寇斷獄訟皆

進眾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

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說苑同春秋繁露孔子為司寇斷

獄屯屯與眾共之不敢自專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孔

是以死者不恨生者不怨

子相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

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

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為不祥于德為愆義于人為失禮君

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

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

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

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

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
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
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我鄆謹龜陰之田穀
梁
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噪而起欲以
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
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
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
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
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

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蓋為此也史記世家十二年將墮三都于畧同正義魯築城以旌孔子功因名謝城

是叔孫氏墮邱季氏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不墮冬十二月公

圍成弗克左公羊傳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

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

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孫說其言而墮之家

語遂墮三都誤史記十三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

世家在十三年亦誤

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

其以貴下人乎于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荀子孔子誅少

朝政七日而誅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

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

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

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則不免于君子之誅而

少正卯皆有之不可以不除○按朱子以論語左傳不載子思

孟子不言疑無其事新論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

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而飯

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

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史記孔子始用于

魯魯人驚誦之曰麇裘而鞞投之無疾鞞之麇裘投之無郵三

年民又作誦曰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

莫之舉孔叢呂氏春秋同家語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

氏者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之以儲賈及孔子為政沈猶氏不

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鬻牛馬者不

儲賈賣羊豚者不加飾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

衣而舞康樂

家語作容

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于魯

城南高門外季孫斯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

往觀終日怠于政事仲由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

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季孫斯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

政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

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

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季孫斯曰孔子亦何

言師已以實告斯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

史記世家在十四年

年表在十一年並誤當在十三年琴操季桓子受女樂孔子欲諫

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龜山操曰予欲望魯今龜山蔽之手無

斧柯奈龜山何孔子遂適衛主顏讐由家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

也史記世家作子路妻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

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于靈公靈公使公

孫余假一出謂以兵仗孔子恐獲罪居十月去衛將適陳

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

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

陽虎拘焉史記世家仲由彈劍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

去家史記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按甯武

語子當衛文公時至靈公已百四十年是史誤也韓詩外傳

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愠怒奮戟將

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

講是丘之罪也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

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于是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瑗
 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
 家靈公之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
 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
 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維中再拜環珮
 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
 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
 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過
 曹是歲魯定公薨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
 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
 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家語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
 長有國而列都得之欲使民無惑使士

竭力使日月當時聖人自來官府治理為之奈何孔子曰丘聞
 之隣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
 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
 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寡人
 不佞不足以致之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
 門鄭人家語作姑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頰似堯其項類臯
 布子卿

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
 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
 然哉韓詩外傳孔子出衛之東門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
 相我姑布子卿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
 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
 何為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曰賜之師何如姑
 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臯陶之喙從前視之益益
 乎似有土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曰子何
 患焉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
 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獨辭喪家之狗曰丘何敢乎子貢

曰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歟而桴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眾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

孔子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孔叢子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遂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眾各以子送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歲餘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罍日而成何戮之有

矢長尺有咫陳湣公家語國語並作惠公惠公于定公四年已前卒湣公是使使問孔子

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貢楛矢石罍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

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

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國語同又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

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

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

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

為公侯皆屬于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

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于周為長翟

今為大人客曰人之長之極幾何仲尼曰焦僂氏長三尺短之至

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又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

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缶之所聞

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蠃蝮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

墳羊韓詩外傳魯哀公穿井得一玉羊孔子見之曰水之精為

玉土之精為羊此羊得之井中在水土之際其身玉其肝土也

殺之果然家語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

舟人取之王大怪之徧問羣臣莫之能識使使聘于魯問孔子

子曰萍實也可剖而食之使者反王食之大美魯大夫因子游

問曰何以知其然乎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

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吾是以知之又

孔子列傳卷三十三

十一

曰齊有一足鳥飛集于公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一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頃之大霖雨水溢泛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衝波傳有鳥九尾人以問孔子曰鶴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曰鶴兮鶴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論衡孔子未嘗見狴狴至輒能名之孔子名狴狴聞昭人之歌○按孔子言行師表萬世多聞其末也姑識數端如左他如抱朴子之紫文金簡吳越春秋之靈寶孔子居五符語並荒誕不足錄家語五帝德傳會戴記亦削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嘗被寇于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于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

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

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

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

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

言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其男子不願從而婦人亦無戰意也

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于政不用

孔子孔子行佛盼為中牟宰晉趙鞅攻范中行伐中牟佛盼畔

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

君子不入也今佛盼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

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

焉能繫而不食

史記此下有繫繫學琴事學琴已見前非在衛時事也

孔子既不得用于衛

將西見趙鞅至于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國語作鳴鐸竇

鳴犢及舜華或作鳴鐸慶華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

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

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

殺之乃從政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

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

鳥獸之于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

陬操以哀之家語作槃操琴操槃操又名息陬操其辭曰乾澤

而漁蛟龍不游覆巢毀卵鳳不翔留慘予心悲還

原息陬孔叢子歌意同而辭頗繁水經注孔子適趙臨河不濟

歎而作歌曰秋風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

為斯新序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犢晉有鐸鳴魯

有孔丘吾殺三人天下可王也于是召犢犢鐸鳴而問政焉已

而殺之使使聘孔子于魯以胖牛肉迎于河上使者語船人曰

中河流而殺之使者致命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使

丘不濟此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何謂也孔子曰犢犢鐸鳴

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

殺之云云三國志注引○按簡子無欲殺孔子事而反乎衛入

殺之而王于事理亦不合中壘支離往往若此

主蘧瑗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

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

子遂行復如陳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有一矣史記作六十夏魯廟

災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桓僖廟乎已而果然秋季孫斯病輦

-5 228 35 915" data-label="Text">

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于孔子故不興

也顧謂其嗣肥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斯

卒子肥代立已葬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

尚史 孔子列傳卷三十三 古

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肥曰則誰召而可
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
小用之將大用之也端木賜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即用
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明年自蔡如
葉去葉反于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
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孔叢子孔子
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宰子曰夫子無以此
為也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道行樂其
志不行樂其身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
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
君能行其道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辱君之重貺乎
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大矣宰子歸以告孔子曰二三子
以予之言何如子貢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
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舍實何稱乎

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子冉
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曰太公勒身苦志八十而
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
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
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

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
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于
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
子講誦絃歌不衰孔子知弟子有愠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
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
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
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

比于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于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于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韓詩外傳孔子困于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糝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曰為善者報之以福不善者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常遣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吾語汝子以知者無罪乎則王

子比干刺心而死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抉目而懸吳門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以忠者用乎則鮑叔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君子不遇時者眾矣夫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之始而心無惑焉荀子孔子遭難陳蔡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句踐霸心生于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于是與明日免于厄說苑同呂氏春秋孔子窮乎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攬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攬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家語畧同孔叢子墨子曰孔子厄于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所由來而食之剥人之衣以沽酒日若烹豚飲酒何言乎厄且子路勇子見義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按陳蔡之厄史說差近然子路有自反

之誠猶之可也子貢為取道之言夫安至此他如荀子之霸語
呂覽之詐心孔叢子之剝衣為義取皆去聖賢居困之義殊遠
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
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公子申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
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
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
祖封于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
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
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
之福也昭王乃止于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
四史記作而魯哀公六年也八年史記世家六年反衛其明年與魯會
其明年與齊戰于

郎是為哀公八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孫肥曰
年事與左傳謬

子之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于孔子肥曰孔子何
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于鬼神而無憾求之至于
此道雖累于社夫子不利也肥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
則毋以小人固之可矣史記世家十一年孔圉之將攻太叔疾也訪
于孔子孔子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
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孔圉遽止之曰圉豈敢度
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左史記季康子
傳逐公華公賓
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家語孔子在衛冉求言于季孫曰
國有聖人而不能任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
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
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公從之琴操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
約也孔子列傳卷三十三

任自衛反魯幽谷之中見香蘭獨秀歎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
 乃與眾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作猗蘭操孔叢子哀公以幣
 如衛迎孔子而卒不能用孔子作丘陵之歌歌辭皆俚鄙不
 足觀韓詩外傳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于時周室
 微百姓靡安禮義廢壞人倫不理孔子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匍
 匍救之論衡孔子自知不用閔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故應聘
 周流為道不為己故逢患而不惡為民不為名故蒙謗而不避
 又曰孔子周流遊說七十餘國鹽鐵論孔子能方不能圓故幾
 于黎丘按黎丘事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周室
 及七十國俱未聞
 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
 至秦穆編次其事尚書緯孔子求得黃帝立孫帝魁之書迄于
 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正部
 仲尼叙書上謂天談下謂民語兼該男女究其表裏孔叢子孔
 子曰書之于事也遠而不闕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
 諂吾于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
 歸志而致其敬焉吾于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
 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古者

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

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枉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

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

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

道成六藝尸子孔子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

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以易也于

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于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于

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于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于鷄鳴見古

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而後食也于蟋蟀

見陶唐儉德之大也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于七月見幽
 公之所以造周也于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于狼跋見
 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于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于彤弓見
 有功之必報也于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于節南山見忠臣之
 憂世也于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于
 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于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

敬諸侯也家語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又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鹽鐵論孔子曰吾于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說苑孔子論詩至于正月之卒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

不終焉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

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抱朴子有古強者云孔子嘗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

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搗三折今乃大悟漆書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搗三滅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史記世家十四年春西狩于

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孔子觀之

曰麟也然後取之左公羊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

吾道窮矣孔叢子鉏商樵于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視之果信言偃問曰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于人猶麟之于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琴操緯書吐圖致書諸說荒謬不錄 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正義殷中

夏殷周之事也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

子說非是孔子德雖聖人而位非天子惡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得而貶之蓋吳楚始本封子故子之

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

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

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

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

尚也

孔子列傳卷三十三

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史記史記又曰孔子明王道千七十世家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

史記舊文與于魯而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又曰子曰吾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按孔子因魯史成春秋必著于策口授弟子已于義不順至云有所刺譏不可書見說尤乖刺失旨矣嚴氏春秋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春秋繁露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物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也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故子貢閔子公有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資也其為切而至于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覽于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不知國之大柄君子重任也論衡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淮南子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鉅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抱

朴子仲尼春秋成紫微降光春秋演孔圖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宋均曰夏殷卦名又曰入其

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

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

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

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

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

于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

記經解孔子蚤作

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

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

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始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始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公孫尼子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春居葛籠夏居密楊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酒不醉醫曰是良醫也論衡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死且不休○按二說並妄聖人不爾也魯哀公誅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記檀左公誅之曰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慙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史記同孔子年

七十四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史記索隱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

六年為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年七十二○按魯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為七十四襄二十二年為七十三索隱自誤

史以襄二十二年生哀十六年卒年七十三亦誤孔子實生于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說見前葬魯城

北泗上史記皇覽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坐百畝冢南北廣十步世家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甌甃為祠壇方

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特其方樹來種之其

樹柞枌雜離女貞五味龜檀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白虎通孔子卒受魯君璜玉葬郭之北泗水為之却流家語

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以蔬米三貝襲衣十有二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緝組綬桐棺四寸栢椁

五寸飾廡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兼用三代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墓于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

封為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栢為志焉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廡置翣設

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

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于是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之言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記檀弓弟子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于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

衣冠琴車書

史記世家

伯魚生伋字子思

孔叢子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

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于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所問四端姑附其一

子思之母死于衛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于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于他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于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

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嘗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穆公問于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母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記檀弓

孔叢子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

豈愛乎禮不得也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于魯而寄在衛吾何服哉是寄也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又曰穆公訪于子思曰寡人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為之若何子思曰以伋所聞舜禹之于其父非勿欲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公曰思所以利民者曰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寶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又曰穆公問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次微子舍孫而立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于適何以限之又曰閭丘溫見田氏將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曰伋雖能義所不為也彼為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不能討而又要利召姦非忍行也韓非子魯穆公問于子思曰吾聞龐攔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

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稠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或曰魯之公室劫于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者以說善同于上者也以姦聞者以惡姦同于上者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此魯君之所也

以劫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主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

又曰魯人有公儀

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思對曰如君言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雖蔬食飲水仍亦願在下風令徒以高官厚祿餌君子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君之庭矣

呂氏春秋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為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而舉矣孔思

之對魯君也亦過矣○呂氏刻深猶前韓說皆誣論耳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為邦夫子

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政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于天者則襲其統受命于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

子云又曰縣子問子思曰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子思曰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筭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又曰子思居貧友饋之粟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于義則無名于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而貧于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

乏于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又曰衛公子交饋馬四乘于子思子思曰彼寄命以來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之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旨則有失禮之僭若何公子曰交已言于君矣曰不可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之未聞也謹受教又曰子思適齊說齊王及尹文子又自齊反衛說衛君文繁不載說苑子思居衛緇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曰彼問之妄與不如遺棄物于溝壑○說亦誣衛將軍文子之內

子死復者曰臯嫗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于夫氏以姓氏稱禮也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

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于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子思年

六十二嘗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史記世家儒家子思二十三篇漢孔叢書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又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意深奧訓詁成義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巷有似君言者彼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樂朔不說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于是撰中庸四

十九篇子思子子思曰慈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說人不能使人必說又曰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而遷其化又曰國有道以義率身國無道以身率義荀息是也又曰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則葉茂本枯則葉凋又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又曰百心不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又曰繁于樂者重于憂厚于義者薄于行見長不能屈其色見貴不能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入其門也又曰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中論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又曰能勝其心于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子思子見馬總意林其說與中論皆無深意而孔叢子尤謬悠故朱子嘗以為偽今節取一二禮家言餘不具錄皇覽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鹽鐵論子思子之銀佩美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孔叢子子思子思子虞公之垂棘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習請于子思子思子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雜說不與焉又曰何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于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觀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又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侯之尊而富貴人眾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

矣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

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

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于陳下史記贊

曰孔子至聖也說者至眾要皆揣摩之辭謹采其切實者著之

傳嗚呼天地不尸其生聖人不專其名世以一端測之謬矣



